

四

魚

卷四

賢才部

文史部

法教部

032
Ky983z
K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補註釋白眉故事6卷』 請求記号 032-Ky983zK

ガラス使用



302205

增補註釋白眉故事卷四

賢才部

貫日 許以忠 集
恭玉 許國球 校

翰名公錦

葉相國

足下國士無双

名香蘭蕙撐腸

五千卷吞石渠

天祿於胸中引

紙數方言傾囊

頡頏唐于筆下

儀接辛儀不啻

藏韓荆州耳

國士無雙漢韓信數音與蕭何語何奇之信在漢度入聲漢王不能用

漢王即漢高祖也乃亡去不辭而逃去何自追之漢王曰諸將亡者甚衆而獨

追信何也對曰諸將易得若韓信者國士無雙漢王乃築壇拜信

為大將軍

智囊漢晁錯學申商刑名申名不害韓昭侯用為相商商鞅也秦昭王用為相論囚渭赤二人皆主刑名的

以文學為太常卿人號為智囊智囊謂腹中包括其智如囊之藏物於內也詔選賢良

對者百餘人惟錯為最

白眉故事

卷四賢才

定下出應兵與

某氏相矛盾城

南李于腹有智

囊若得渠一紙

詞即比之赫奪

書也惟足下自

往

荐只生于門下

已三月矣雖不

使處囊安望脫

穎哉吾願先生

效武安君也謹

讀

才氣無雙漢李廣才氣天下無雙文帝嘗曰惜廣不逢時今當高祖

世萬戶侯何足道哉高祖開基拓土故有才者皆獲封文帝惟守

侯封

南州冠冕漢龐統字士元襄陽人也少時往見司馬德操姓也德操採桑樹

上統乃立樹下自晝達夜談論不輟不輟不德操稱之為南州冠

冕冠冕加之于首言士元首出于眾也

脫穎趙平原君合從與國連和也約與門下文武具備者二十

人偕行得十九人毛遂自薦曰願備員員數也謂備平原君曰賢

士之處世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末尖也今先生處勝門下三年

未有所聞遂曰使臣早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其末見也既

定約而歸平原君曰先生至楚以三寸舌強于百萬兵而使趙重

待以上客

方孟旋

足下懷瑜握瑾

東南室也乃兩

試秋塲通遭刑

足荆山璞無怪

乏高眼哉雖然

三獻有成功也

來秋再往即得

連城價矣

于九鼎矣言使趙國之增重若九鼎矣待以上客

東南之寶吳褚陶字季雅少有異才陶自少作隄鳥水碓賦見者大奇之居常以經典

自娛娛樂也曰聖賢備在黃卷中何必外求吳亡歸晉張華曰始得

二陸二陸陸機陸雲也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有褚生謂褚陶與陸机

美才可謂東南方之寶已盡矣

璞玉渾金晉山濤武帝朝為吏部尚書甄拔人才甄選也各為題目奏

之時稱山公啟事王戎目之為璞玉渾金目視也人但知其寶莫

知其器時人只知為寶之貴怎識其宝器兼全也

豐王荒穀晉王稚恭與庾元康俱美才學世稱元康為豐年王稚恭

為荒年穀豐年王荒年穀皆為可貴之宝也

千丈松晉和嶠字長有盛名庾亮見而嘆曰嶠森森如千丈松森盛

下倘不斬如椽

李喬

儂之丈人翁年

已蓋矣欲求金

薤特為俯觴足

下倘不斬如椽

平乞油珠玉
母以荒年穀而
又通其價云

張三水

足下謝政歸梓

里聖天鳳詔復

飛下九重起公

車而北上之意

以江左有夷吾

即研登之台鼎

乎君不佞陸沉

之羽不共翔鴻

撫翼從鸞上下

風耳

雖礫石多節
政清簡士民
盡皆仰慕之

南鷹北鷁晉崔烘

折之輒即也及為御史人語之曰叢生棘刺音次來自博陵在南為

錫在北為鷹鷁皆雄

南金東箭晉顧衆

顧實南金虞惟東箭金箭皆利器

江左夷吾晉王導字茂弘元帝渡江拜道為相温嶠與之共談曰江左

自有夷吾夷吾管仲字也嶠見導有才能一日諸士上新亭周顛

等愀然變色變色者乃嘆神導曰當共戮力王室尅復神州中原

州奈何效兒女子泣耶

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嶠後果仕晉遷

少以清厲顯名骨鯁不同于物人有過輒面

折音次來自博陵在南為

錫在北為鷹鷁皆雄

並起兵討蘇峻蘇峻叛晉二贊曰

故以比二人

元帝渡江拜道為相温嶠與之共談曰江左

自有夷吾夷吾管仲字也嶠見導有才能一日諸士上新亭周顛

等愀然變色變色者乃嘆神導曰當共戮力王室尅復神州中原

州奈何效兒女子泣耶

虞邦書

足下上陳師啟

舒卷風雲綽有

相如楊雄風第

頌德處賞大簡

可如大孝久聞

何荐之名諸儒

全出賈生之右

蜚英騰雲茂冀

之北郡馬逐空

絕類離倫斗以

南一人而已

當世第一唐李揆字端卿美風儀善奏對拜平章事敬宗曰卿門第人

物文學皆當世第一足稱三絕及使吐蕃酋長曰吐蕃聞唐有第

一人李揆公是也

五絕全唐虞世南世基文章贍博太宗嘗命寫烈女傳于屏風無本

照書無式本世南默書之一字不謬謬差上每稱其五絕德德行二忠

直三博學四文詞五書翰書翰謂工

四傑併唐王勃與楊炯盧照鄰駱賓王西人皆以文章齊名天下號

為四傑傑者乃人

斗南一人唐狄仁傑字懷英并武后攘奪神器仁傑蒙恥奮忠引張

東之等友周為唐武后高宗之妃也性荒悍誅戮唐氏子孫殆盡

唐室人有詩贊之云一語喚蘭仁基美其誼曰狄仁傑之賢北斗

回鸚鵡夢九霄奪得鳳雛兒卷四賢才

張侗初

點額龍門而壯
士無顏色天平
何困英雄哉雖
然足下有用材
乃儉歲之梁穀
寒年之織纈也
需其時而已矣

張賓王

冠流芳所謂終
童山東之英妙
買生洛陽之才

以南一人而已

人瑞唐鄭肅字仁表

豪邁有文章以閱閱文章自高閱閱者貴者之門第也

人謂

之曰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鄭仁表

梁稷織纈唐劉峻字孝標博極羣書號書淫

稱劉紆超超脫俗如半天朱霞劉敲

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劉紆劉敲俱皆儉歲之梁稷

穀屬寒年之

織纈也織纈也繡綿也言二人之才如荒歲之梁稷

玉界尺五代趙光逢以文行著名也且方直溫潤人謂之玉界尺

且溫潤故以此比之也

萬里長城宋檀道濟都督諸軍侵魏資糧竭也濟夜唱籌量沙以

少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謂資糧有餘不敢追廷司空鎮壽陽

是也壽州後文帝疾義康矯詔誅之道濟見收憤怒氣盛目光如炬炬火

子茂林兼之矣

僕蕭艾資甚不
類芷草今乃迓
中林蘭蕙而挹
其芬香耶

錢謙益

士林中第足下
皆屈巨指以為
氣剛大比昔時
之孟子文雄健
方今日之子長
袁氏千里駒今
又見之足下矣

把脫憤投地曰憤巾

乃壞汝萬里長城矣道濟自負文武全材國倚重今日殺已乃壞

其長城也

中林蘭蕙宋吳俶字正幼有俊才時韓熙載潘佑皆以文章著名江

左一見俶深加器重曰吳正儀中林之蘭蕙也按熙載潘佑問吳俶以唐太宗杜淹

論異同俶曰志氣未動則聲能致和哀樂既形則樂乃思變熙載與俶嘆曰足以探禮樂之情矣

人中騏驎南史徐勉字脩宗人孝嗣見之曰宗人同祖此所謂人中

之騏驎馬也必能致千里王儉亦嘗目之曰此子非常器也當

有宰輔之量勉後果為太尉

昂昂千里駒北史袁安仕齊武帝謂曰昂昂千里駒駒馬之小者在卿有

之今改汝名為昂即字千里昂為御史中丞不憚正直後復事梁

為吏部尚書武帝曰齊明帝用卿為黑頭尚書我用卿為白頭尚

書昂仕齊乃小壯之時及仕梁世號宗臣

并州金城北史唐邑明敏有才幹仕齊除中書舍人之官名文宣

常望并州城曰此何等城或曰金城湯池金城者謂城堞如金敵

水如湯敵人不敢渡也帝曰我謂唐邑是金城此非也言邑有捍禦之才可

非金城也

丈夫雄飛漢趙溫字子初為京兆丞嘆曰大丈夫要雄飛

願為霖雨安能雌伏乎遂棄官去去也歲飢散家糧以賑窮乏所

活萬餘人後拜司徒

投筆封侯漢班超字仲有大志家貧為人傭書傭書謂代人書久勞

苦投筆嘆曰其筆也大丈夫無他志略猶能效傅介子張騫等

介子張騫俱漢武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視筆硯乎張平伏

丘毛伯

足下名大飛雄

僕自謂勝賈生

乃讀足下詩舌

吐而不得收矣

何物祭酒腹中

海錯繫上耶

秋場落落不合

豆惟足下失魄

即知已如不佞

亦將悲黑裘傲

矣雖然天道猶

西域封定遠侯

棄繻出關漢終軍字子雲濟南人也西遊入關關吏授軍繻軍曰大丈夫西

遊終不徒還棄繻而去後軍使去聲行郡國建節東出關節符也關吏

曰此前棄繻生也

安事一室漢陳蕃字仲章少有大志不修邊幅邊幅猶室有污穢不除

薛勤曰孺子何不洒掃孺子童豎之穢也穢也荅曰大丈夫當掃除天下安事

一室乎

駟馬過橋漢司馬相如字長卿初西出過昇仙橋題其柱曰不乘駟馬

車不復過此橋後以長楊賦得幸長楊漢官名謂獻長楊持節錦

歸果以高車過其處

乘車出關漢郭丹字少卿從師長安買符入函谷關嘆曰不乘使者車

弓剗削而復有

志者不謂起足

下獨不效棄繻

生乎

周季侯

足下詰且赴秋

闔廣寒桂必折

高枝回來儂有

一觴酌之雲龍

橋上足下酒酣

時好握筆題柱

使異日乘駟馬

車過也願望

終不出關更始二年徵為諫議大夫持節使南陽安集受降平果

宋羽皇

安用毛錐五代史弘肇少有大志嘗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鎗大

劍安用毛錐子耶毛錐子

何能作博士魏王彰謂左右曰大丈夫當為衛霍衛青霍去病將十萬騎

馳沙漠沙漠北地驅戎狄立功建號耳何能作博士耶博士官也

作老博士北史高昇字叔幼時便有壯氣膽力過人按昂所生之相

父為求嚴師令加捶楚捶楚鞭撻也昂不遵師訓專事馳騁馳騁音

每言男兒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誰能作老博士也其父以

其昂藏教曹高特異常之貌故以名字之謂各昂字

流芳百世道桓溫字子生有大志嘗撫枕嘆曰男子不能流芳于百

林欲樺

足下三入秋境落落不合朱衣

世亦當遺臭于萬年庾翼言于康帝曰桓溫有英雄之才直委以

方面之任方面當四方必有弘濟艱難之勲哀帝朝加大司馬假

黃鉞黃鉞天子之儀衛也

功濟四海唐馬燧姿度軒舉朝舉卓與諸兄學與眾兄輟策嘆曰輟

負將相器宋范仲淹字希少有異才人鎔金在爐令作賦仲淹曰如

令區別妍媸美色曰妍醜色曰媸願為金背金背若使削平禍亂請就干將

破萬里浪宋宗慤字文年少時父問其所志答曰願乘長風破萬里

浪及為豫章守豫章即今曰得一州如斗大慤平生才志之大一

白眉故事

卷四

六

故有此 後拜少傅

才焉鹿鹿固知
劉景升兒子不
如孫仲謀方也

龍頭獨露來黃裳字冕常有魁天下之志自敘云予家劍潭之濱斗
牛之光上下相映風龍之迅也迅速有時變現元豐中元豐哲宗年號南劍

州譙門一柱譙門鼓樓忽為雷擊作詩云風雷昨夜破枯枝為問

天公有意無莫是臥龍蹤跡因放開頭角入雲衢次年果魁天下

豐下左傳文公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王周襄王也叔服周大夫魯

公孫敖聞其能相人見其二子焉二子穀與儻也叔服曰穀也食

子子指公孫敖也穀文伯也儻也收子謂穀子身也穀也豐下

豐厚子謂奉祭祀供養者也儻也收子謂穀子身也穀也豐下

而豐厚 必有厚于魯言當為孟孫氏之後也按文伯生仲

魁梧周勃贊聞張良之智勇以為其貌魁梧奇偉何乃反若婦人女

子○江充為人魁岸岸者有應能如岸岸之形

丈與燕俱去燕
來丈不來無論
屋梁月色夜半
傷心即庭前煙
柳灑也如張緒
少年時寧不動
劉郎思乎劉郎
若來吾且買夜
兩剪西園韭矣

柳濯濯晉王恭字孝伯美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之云濯濯如春月柳柳

鮮潔也言王恭之姿如方春之柳濯濯然可愛嘗披鶴氅羽衣涉雪而行孟昶窺見曰

此神仙中人也

眼若巖下電晉王戎幼穎悟神采秀徹裴楷見而美之曰戎之眼爛

若巖下電甚言其目之精明也

明珠照人晉王濟俊爽有丰姿每見衛玠玠濟之甥也輒嘆曰珠玉在側

覺我形穢穢臭汚也又語人曰與玠同遊若明珠在側恍然照人言與玠同

行如宝珠在傍燦然光彩有如照身鏡也

玉山照人晉裴楷風神高邁容儀俊爽時人謂之玉人又稱見叔則

如玉山照映人也

冰壑玉壺唐竇侍御姿容甚美竇侍御指竇羣杜甫贈詩云驥之子鳳之雛

丘毛伯
足下瑤林瓊樹
風姿出塵者萬

馮五玉

吳生瑣尾其蟻
蠖乎乃天以良
緣晤足下玉山
映人清爽倍倍
更蒙金薤琳琅
之教幽谷賜和
而枯莢皆春矣

白眉故事

卷四 賈才

七



承懸河論不勝
色喜第所恨者
相見之晚耳

別足下兩年偶
於張鴻臚處載
摠芝眉即承頤
者再賜選者三
而不佞猶不能
投刺負荆以謝
門下懶慢之罪
鑿竹莫盡矣

烟如清水出萬壑壑深清水所聚之處爛然置之迎風寒露之玉

壺迎風館寒露館皆漢武帝所造館中有玉壺

瑤林瓊樹言其精神姿質如瓊瑤王衍神姿高徹王戎曰衍如瑤林瓊樹自是風塵物表

之樹超越於常木外也

玉筍唐蔣凝美風標每到朝士家以為祥瑞祥瑞如景星卿雲鸞鳳

朝士中號為玉筍班

玉樹唐飲中八仙歌賀知章李璣李適之崔宗之蘇宗之瀟洒美少

年宗之為人灑落皎如玉樹臨風前如玉樹言其

紫芝眉宇紫芝唐元德秀丰神極美房琯每見之嘆曰見紫芝眉宇元德

秀字

光風霽月宋周惇頤字茂叔號濂溪胸次瀟灑黃魯直曰春陵周茂

道州春陵人

高季候

足下九齡之風

度子雲之文章

尼稱人瑞區七

牛溲馬渤得備

藥中物幸也大

矣

汪石臣

大將軍遠征不

庭統水犀甲利

金僕姑斬將奪

旗易若拉朽耳

拙句奉贈○獻

叔人品甚高胸次瀟灑如光風霽月

陽煦山立宋王曾資質端厚楊億曰之曰王君陽煦山立陽煦言如

物山立言

湯餅試何郎魏何晏字平叔美姿容面絕白文帝疑其傅粉夏月賜以

湯餅啖之炎極之天賜以泚汗大出隨以朱衣自試色轉白帝始

信之謂湯餅之試果

九齡風度唐張九齡美風度帝甚重之帝指玄及致仕歸帝每用人

必曰風度如九齡否

玉海金山梁武帝曰朱异器宇弘深神表峰峻器宇指度量金山萬

丈緣陟難登二句乃神玉海千尋規映莫測二句乃器

子儀單騎見虜唐代宗時同紇吐蕃二句乃蕃合兵圍涇陽郭子儀

卷四賢才

罷平雀策霓旌
出夜郎声名秋
天使動業郭汾
陽駭異清風足
龍淵紫電銜歸
來奏鏡吹為說
噴挽槍

李喬

足下爽氣橫秋
士林屈巨指胸
中學識吞天祿
吸石渠筆底施
為撼乾樞揮坤

曰今眾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約契甚厚不若往說音之可
不戰而下也遂單騎至虜營傳呼曰令公來子儀封回紇大驚其
大帥藥葛羅藥葛羅回紇王之親弟執弓注矢于陣前子儀免胄釋甲投鎗
而進回紇諸酋長皆下馬羅拜吐蕃聞知夜遁吐蕃意回紇與子儀合攻已遂夜走
何須壁後置人晉桓温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晋室呼謝
安及王坦之欲以坐害二人温欲謀晋畏謝王二人故欲於坐間害之安從容就席坐
定謂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須壁後置人耶温笑曰
正自不能不爾遂笑語移日

幹坤軸唐文粹云幹坤軸撼乾樞鼓元氣而雷域中騰百川而雨天
下屹然中立為天一柱
寇公酣寢景德中真宗年號契丹入寇人性洶洶洶洶不寧貌寇準與帝幸澶

尊公瓜已及期
倘天上砂符淫
分苑郡不穀與
足下又得聚首
敬亭且談風月
矣

張三水

道學源流須接
續曾三顏四光
陰瞬息休虛過
禹寸陶分此足
下齊頭聯也乃
足下禽色俱荒

泗帝使人覘之覘其動靜也準每夕與楊億飲博達旦或時酣睡鼻息
如雷上喜曰得渠如此渠猶彼也吾復何憂人以之比謝安謝安于籍

止談風月梁徐勉為吏部執法不撓與虞曇夜飲曇欲求詹事官曇
為即署求勉後為詹事官勉正色曰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

鐵腸石心皮日休云宋廣平為相廣平姓宋名環相唐明貞姿勁質
剛態毅狀鐵腸石心不解吐軟媚詞所謂鐵腸也謂口吐之言剛直

倔強猶昔宋趙鼎不附和議秦檜安置於潮州後又徙鼎于吉陽軍
謝表有云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

見曰此老倔強猶昔
面折人過漢汲黯性介直不能容人之過合已者善待之不合已者

面折人過漢汲黯性介直不能容人之過合已者善待之不合已者

文豈懸梁志哉
狂言妄發幸勿
謂黯也

謝杰

足下孝廉科人
物清白吏子孫
乃烏村人置
羊公豈無德哉
幸李亮九德政
而使之渡河於
是嘆亮九為驪

白眉故事

卷四

九

弗能忍輒面折之武帝嘗曰古社稷臣如黯近之矣黯面折人過嘗謂帝曰陸

下內多愁而外施仁義奈何言治

不為弄臣隨劉行本為左庶子太子得良馬欲令行本乘謂馳馬戲

行本正色曰至尊置臣於庶子者至尊指天子欲令輔導輔夾輔非為

作弄臣也君所戲舞之臣曰弄臣言既為庶子之官則當導君以正不可如戲弄之臣也

羊公無德晉羊祜字叔子鎮荊州不附中朝權貴王戎王戎羊衍並憾之多

不為亂階宋山陰公主適何戡女子適謂帝曰陛下六

官數百妾惟附馬一人附馬謂大不均吏部郎褚彥回美白

而且帝召之宿於西閣主夜就之山陰公主彥回不為移志移改

主曰公髯如戟何得無丈夫意笑其不彥回曰回雖不敏不肯首

為亂階言男女人之大倫不敢私

唾面自乾唐婁師德有度量弟守代州辭之任教之耐事弟

曰人有唾弟面潔之潔之謂拭師德曰潔之是違其怒使之自乾

絕無芥蒂上林賦楚有七澤其一曰雲夢方九百里吞若雲

夢者八九其餘胸中曾不芥蒂芥蒂刺梗也胸中極廣能容買誼

賦細故芥蒂何足以疑

置之度外漢光武積苦兵間時惟隗囂公

孫述未平隗囂據天水謂諸將曰且置此兩子于度外

不立崖岸唐鄭羣天性和樂居家事人與士大交游持一心未嘗變

節亦不為崖岸斬絕之行人私語曰此子亦叅政耶

人服雅量宋呂蒙正拜叅政

介卿矛盾于君

若成兩造直在

君而曲在介卿

也但大丈夫憲

度注洋吞若雲

夢者八九又何

足芥蒂哉願置

拙詩謾然題上
不勝唐突西子
耳

張侗初

足下不直德元
今魚肉矣乃欲
為博浪推不几
於福乎然周生
腹中容人數百
輩足下獨不容
一德元非夫也

宋羽皇

足下蘭薰名雖

左右聞之白于公白告公之不究人服其雅量

幾壞我面晉謝萬石與蔡系爭言系推萬落床冠憤傾脫萬徐曰幾
壞我面系曰本不為卿面計俱不以介意時稱之

憲度汪洋漢黃憲字叔度安帝時人有度量郭林宗曰叔度汪洋若干頃波

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澄之不濁水之清淺者則見底惟澄徹而深則不見底似不清也

之不濁也此極擬其度量之弘且廣也

空洞無物晉王導枕周顛膝王導王敦從弟也指顛腹曰卿此中何

所有顛荅曰此中空洞無物但足容卿輩數百人

暴公子威名漢暴勝之為直指使衣繡持斧威震州郡雋不疑盛服

至門上謁曰竊伏海瀕瀕水涯也與瀕同聞暴公子威名舊矣今乃承顏

接詞承顏謂親其顏範接詞謂聆其誨語也

兒童野老亦知
誦君實者方今
聖天子金甌下
相窳窳老成行
將起足下而登
仙矣

李喬

名公才懷重賈
志幸伊顏堂堂
人之領袖年家
子輩殊深欣慕
恨不獲升闕里
登龍門祗聆緒
餘耳

名震京師後漢郭泰字林母使給事縣庭給事猶辦事為史曹之屬泰曰大丈夫

焉能處斗筭之役乎斗筭小器也後與李膺友善名震京師

兒童誦君實宋司馬光為相光字君實諡溫公相神宗極論新法不善天下愉悅田夫野

老皆號司馬相公而婦人孺子皆知其為君實也東坡詩兒童誦

君實走卒知司馬

名震四夷唐裴度名震四夷使外國者其君長必問度年今幾問其年數

之多狀貌孰似問其容貌相似何人天子用否謂朝廷用與不用其威聲德望比郭

汾陽汾陽子儀也而用與不用常為天下重輕

堂堂領袖晉魏舒字陽元文帝深器重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遷宜

陽榮陽二郡太守甚有聲稱

草木知名唐張萬福改名正蓋由代宗而改之為豫章刺史德宗謂曰先帝

改汝名為正所以褒之也先帝謂代宗朕謂江淮草木亦知爾威名侯

賜如舊其各仍

冰壁聲有清苦之名宋王質王且姪以貧為寶且為舍人時舍人家虛

貸金贍兄弟謂借金于他人處過期無還輒以乘馬償之質得其

券券約也質開時搜檢曰此前人清風又得顏魯公尚書時乞米

帖顏魯公即真卿也魯公為尚書尚貧乏寫帖與人乞借米刻石遺親友雅尚如此故所至有

冰壁聲壁黃木也

非百里才劉志龐統初見玄德任來陽令來陽縣名統在縣不治政事魯

肅曰士元非百里才統字士元若使為治中別駕始展其驥足耳○蔣

琬為廣祚長廣祚邑名眾事不治不安于其職故不治其事常醉諸葛亮曰公琰社

稷之器非百里才也公琰先主乃重用之

方孟旋
松篁求名筆一
見之劉文心再

許生雖有水漿
聲然虛名日起
寒日空卒無
窶于飢寒也門
下廣厦方間大
庇寒士倘亦假
許生幸舍一椽
以掛刺綬即當
維續龍橋以謁
門下矣

見之陳慥臺得

非以丈之才幹

而多多益辨乎

丈尚以二子扇

當之羊欣裙一

酒香翰勿謂乏

山陰鵝也

錢謙益

足下胸中甲兵

勝水犀純鈎者

十倍文場一戰

誰與磨鋒淮陰

赤幟翻七矣專

多多益辨不為事冗日漢高祖與韓信言高祖六年人有上書告楚

淮陰侯於此從容言之如我能將兵幾何將統也對曰陛下不過將十萬上曰

於君何如君指韓對曰臣多多益辨

曹公多智史記魏武曹操也國號魏諡曰武征馬超觀者重沓重沓言人多操曰

汝欲觀曹公耶亦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

十人美材梁柳惲材藝兼美帝嘗謂周檢曰帝乃武帝周檢帝之臣也柳惲可謂

具美分其才足了十人

胸中甲兵富于才日宋范仲淹守西夏賊曰賊指元昊小范老子小范指范雍

胸中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指范雍故軍

士謠曰軍中有一范西賊聞知驚破膽云

揮筆成碑唐裴度修福先寺時裴相脩廢舉墜將立碑欲求文于白

文庫

听飛捷

林欲相

足下走班馬于

筆端卧蘇韓于

紙上士林文物

皆瞻之如太山

昨遂登龍始知

名下士無虛也

佳章之贈榮于

華家僕勒之心

碑矣敬謝

張一水

白眉故事

卷四

居易居易唐時文士

判官皇甫湜怒曰近捨湜而遠取居易請從此辭

是自謂已能文何必遠請白居易度謝之湜飲酒揮毫立就度酬以車馬器玩納

千緡以繩貫錢曰緡湜曰碑三千字每字三疋絹更減不得度笑即依數

酬之

名下無虛士國史纂異聞立木家代善畫

立本以祖傳到荆州觀僧

由舊跡

僧繇畫日壁上所畫之迹

初往觀之曰虛得名耳言其虛得名明日又

往曰猶是近代佳手明日又往曰名下果無虛士第三次觀之詳

名不虛坐臥觀之留宿其下十餘日不能去

出一頭地宋嘉祐二年

嘉祐仁宗年號

歐陽公知貢舉

考舉人文卷也

試官梅聖俞

得蘇軾刑賞忠厚之至論以示公公驚喜以為異人欲以冠多士

冠首也以其論之至美故欲以冠多士之首選疑門人曾子固所為乃實第二選子固歐陽公門

別蕭郎兩月矣

湯盤浴德豈復

吳蒙哉中秋在

即同過齋頭排

徊露下拍手狂

歌而共吸金樽

月也

文卿文卿五陵

士哉農逢人說

項亦嘗不文卿

在口不知支卿

者亦置儂心上

否也唯壇有盟

無忘結日

人公疑蘇軾無此才恐是子固

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

蘇軾又為春秋對義

所為故止以蘇軾為第二選

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

蘇軾又為春秋對義

第一公曰老夫當避此出一頭地

歐陽公嘆服言當讓其一頭之地

非復吳阿蒙吳孫權謂呂蒙宜學書以自開益

權勸蒙讀書後魯肅過蒙與語魯肅見訪于蒙與蒙談論大驚曰卿非復吳下阿蒙阿蒙語詞非復

非復舊日吳蒙曰士別三日即當晤目相待

人中龍晉宋纖字令沉靜不與世交太守馬岌造焉

造謂過訪也纖高樓

重閣岌不得見嘆曰各可望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觀吾

今而後知先生人中龍也

逢人說項斯楊敬贈項斯詩云

楊敬為國子祭酒

幾度見君詩盡好及觀標

格過於詩

楊敬言我數見君之詩盡皆稱好

平生不解藏人善到

處逢人說項斯

言已專欲揚人之善但到處逢着人即誇稱項斯也

白眉故事

卷四

趙伯離

孫華翁少壯時
櫛風沐雨立許
大跟脚二即酷
似玄齡子孫守
成匪易此座誠
可惜矣往言妄
發止為知己者
道勿謂吳生者
不能三緘也

李九初失足花
街今已有風流
淚足下復履旧

白眉故事

守成不易唐太宗

李淵之子
名世民

嘗問創業守成孰難房玄齡曰玄齡亦太宗之時

相時芳草昧

草昧猶

羣雄競逐

謂四方兵革爭起

攻破乃降戰勝乃克創業則難魏徵曰魏徵亦太宗時相王者之興必乘衰亂始天授人與者既得天下則安於驕逸國由以衰則守成為難帝曰玄齡從我定天下冒萬死一生見創業之難微與我安天下畏富貴則驕驕則怠怠則亡則守成為不易然則創業之難既往矣守成之不易方與公等謹之

煩暑變清涼唐莊宗克用之子患宮中暑遣王允平別營一樓郭崇韜諫曰願陛下無忘創業之難當如河上初莊宗與朱溫戰于河上破梁夾寨正暑熱時則可使煩暑變清涼矣莊宗默遂止允平之役

覆車之戒賈誼策前車轍後車戒秦世所以亟絕者其轍迹可見然

轍胡後車不戒

哉若謂予不信
試問之平字兄
平字兄亦必扣
馬矣

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

不忘巾車恩漢馮冀朝京師帝謂公卿曰

帝指光武也

是我起兵時主簿

也賜以珍寶衣服錢帛詔曰倉卒蒞

光武至蕪葵馮冀進豆粥

滹沱

河麥飯王郎兵追光武至滹沱河水凍得渡既飢馮冀進麥飯

厚意久不報冀頓首謝曰臣

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忘巾車之恩

巾車鄉名帝得與於此處

塵談晉

王衍妙善玄言推談老莊

老莊子莊子各著有書存

每執玉柄塵尾與

手同色

塵獸名似鹿而大其尾辟塵名苑曰塵之大者口塵羣鹿隨之皆視所往塵尾所轉為準古之談者揮焉言譚話有準而不妄誕故曰塵談

罪之談晉

胡毋

音輔之胡毋覆姓也

王澄曰彥國吐佳言

輔之字彥國如鋸

木屑罪罪不絕

懸河晉

郭象字子玄

能清言王衍曰每聽子玄之語如懸河瀉之久而

昨面足下于右
溪班荆話旧肝

汪石臣

昨領塵談所云
回琴點瑟冲和
志周易南華太
右心生滋然解
矣謹謝

故曰塵談

罪之談

晉胡毋

音輔之胡毋覆姓也

王澄曰彥國吐佳言

輔之字彥國如鋸

木屑罪罪不絕

懸河晉

郭象字子玄

能清言王衍曰每聽子玄之語如懸河瀉之久而

胆俱揭乃足下

蟬聯言斷而復

續語竟而蟬月

在海棠矣夢中

復聚首足下將

無同乎

虞邦言

陸次公佳胤龍

駒鳳雖崛然並

起嗟也吳中復

有此二陸是鍾

天姥之靈毓吳

區之秀而昔日

机雲今未死矣

不竭不竭言不盡也

蟬聯之語晉王蘊為會稽內史時王悅來拜訪蘊子恭往省之省問也候

也留十餘日方還蘊問其故問其十餘日不歸之故恭曰與阿大語蟬聯不

得歸阿大言悅也蟬聯語意相繼不斷也

一坐顏回晉謝尚年六歲神悟速成父琨嘗携之送客或曰此兒一

坐之顏回也尚應聲曰坐無尼父焉別顏回尼父即孔子

龍駒鳳雛晉陸雲時六歲能屬文與兄機齊名雖文章不及機而持

論過之雲雖文章不及于兄而操持談論更過之尚書閔鴻見而奇之曰陸家兒若非

龍駒便是鳳雛

寧馨見異于眾晉王衍總角未冠之時也嘗造山濤家濤嗟嘆良久所

嘆蓋謂王衍善清談兼神骨明秀又如瑤林瓊樹既自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此寧馨

李喬

昨實郎試學一

覽即成誦嗟也

李氏乃復有奇

童哉他日盤壘

昂霄出人頭地

又不止獨羨誰

仙人矣一賀

宋羽真

家大人去年尚

無恙老性黃庭

手未嘗停批看

徑上黃花亦不

兒嫗婦也馨香也

李泌奇童唐李泌年七歲知為文帝召之帝方與張說觀奕張說玄

棋也因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曰願聞其略求說言方

大說曰方若棋局圓若棋盤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應曰方若行

義圓若用智動若選材靜若得意說因賀帝得奇童

天下無雙漢黃香穎異仁孝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江夏郡

湖廣黃香九歲失母

洛中耆英元豐五年元豐宋神宗年號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都時文潞公

為潞國公漢以太尉為三公留守韓富公以司徒致仕潞公慕唐

唐制車駕不在京師則置留守

白樂天九老會香山九老皆年高不仕者胡果年八十九吉收八

八十三白居易七十四狄兼謨七十七劉真八十八鄭據八十五盧真

二人未及七十雖與會而不以列乃集洛中公卿年高者為耆

白眉故事

頂扶鳩首自以
為香山會上九
老可十矣豈知
驢雖老去雄心
在鳩自病來清
骨肌殘影在曉
茲僕憐之俱矣

三七伯

今尊翁春秋高
矣鬢鬢然項重
然嗽嗽尚如洪
鍾聲假令與馬
伏波比肩尚可
以投石而超距

英會

西都也。就資聖院建大。百耆英堂命閩人鄭與繪像堂中

共一十三人。文彥博年七十。富弼韓國公七十九。席汝言七十

世辰七十五。趙南正七十五。劉九七十五。馮行

公入會。事請溫。公素重其人。用唐九老。狄兼謨。故

余髮種種。老人自稱曰。左昭公。蒲嬰曰。盧蒲嬰乃。余髮如此種種

矣。齊伐慶氏。遂嬰于齊之境。奚能為。言已年老。子雅不可。齊公

不故。嬰歸。曰。彼其髮短。子雅。言。而心甚長。言其心未已。志

春秋高矣。新亭。劉向。楚丘先生行。七十披裘帶索。腰繫繩索。見孟

嘗君。孟嘗君。姓田。名文。為齊。孟。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多遺

忘矣。何以教之。楚丘曰。噫。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追車。起

走。投石而超距乎。超距。猶言跳躍。也。逐麋鹿而搏虎豹乎。吾已死

者渭濱有璜寧
不能釣哉

張侗初

家大人仗福星
庇照鑿鑿若少
年時雞頭毛種
種如銀兩頰猶
然作天桃色老
眼者瞭然禮佛
誦經後喜看亡
人書假令渭水
有魚尚可持竿
往釣也

矣何服老矣。言使我為此數件勇力之將。以我出正詞而當諸侯

乎。當對也。出正法。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嫌者無分別。疑者相似也。

性疑慮。居山中。聞有聲。即恐有人來。豫上。則久之無人。然後下。頂

更。又上如此。非一故。不決者。稱猶豫。楚丘言。似此不決之事。而能

之。吾始壯矣。何老之有。漢馬援年六十二。請擊武陵五溪蠻夷。武陵郡名五

豐鑠。日豐鑠。漢馬援年六十二。請擊武陵五溪蠻夷。武陵郡名五

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曰。豐鑠哉。是翁也。

貫朽粟陳。貫朽。富家為。漢武帝初。武帝即位。京師之錢累鉅萬。非止一

也。鉅大也。猶言大。貫朽而不可校。貫。穿也。朽。爛也。校。考校也。言太

倉之粟。陳陳相因。粟。陳。粟久。充溢。露積於外。紅陳而不可食。積所

粟者。以其無屋。遮護。故云露積。空口實才。下

吳道南
足下乘長風破
巨浪而獲利盈
裝尚衣錦夜行
乎亟整歸鞭切
分陸崇作黃花
徑上主人此老
子退一步法也

陸崇慶人分時日漢陸買口辨口辨謂善言詞高帝遣買入南海尉佗為
南越王佗趙佗也本為龍川令行南海尉事故曰尉佗嘗自僭稱
東佗送賈橐中裝直千金橐中裝也言其貨實輕後歸好
時縣好時屬扶風五男分越橐各二百金令為生業賈享諸子供給十
日一更更換
紫標黃榜稱積多者曰紫標黃榜又曰錢愚梁武帝弟蕭宏性愛錢蕭弘封百萬一
聚黃榜標之號也千萬一庫掛一紫標如此十餘間武帝見之計
錢三億餘萬十萬為億三億他物滿室不知多少蕭綜作錢愚論
錢之蕭綜武帝少子也錢愚者譏其不吝錢而為錢
愚也即疏廣所謂愚而多財則其過是也
守錢者日守錢漢馬援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馬援漢
臣為伏波將軍嘆曰凡殖貨財貴能施賑賑濟貧也所謂否則守錢爾耳

州豐年時米價
耳幸足下再南
確之毋謂鄙人
輩錢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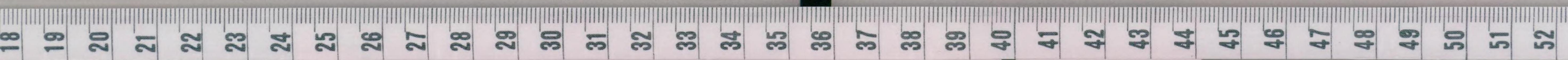
周延儒
賢弟自負不羈
才兩試弗優限
千將補履不如
兩錢之錐乎抑
亦汲深者綆尚
短耶惟願再深
黃卷之功不墜
青雲之志則天
荒不唯破矣豈

言其不能散財施賑
乃一守錢之義也盡散其所有以頒昆弟故舊頒分
地癖膏腴買田產多者曰膏腴唐李愷登善殖產殖生長也善置田伊
州有膏腴而肥饒潤澤也自都至關口田疇彌望彌望言望人
謂地癖人言李愷性偏愛

文史部

黃卷書名黃卷遜齋閑覽古人寫書皆用黃紙用黃藥染之黃藥即
以辟蠹書中故曰黃卷如有誤字用雌黃以塗滅之黃栢也
芸編藏書故曰芸編六帖芸香草能辟蠹藏書者輒以
薰之故書曰芸編古詩芸葉薰香走蠹魚
汗簡吳祐註吳祐後古人寫書以竹簡竹簡竹其簡用火炙令汗
出拭去易書復不蠹故謂之汗簡

白眉故事 卷四 賢才 十七



以東隅遊而尋
榆晚哉

周季侯

文選莊林七芸
編四部并州山

人集欲借一目
丈果效千金諾

乎抑亦以痴讓
也卿雲在天煩

切引領斗箋遠
附意與神馳此

賞

王守

縹囊唐經籍志唐初經籍亡散貞觀中貞觀唐太宗年號魏徵虞世南顏師

古為秘書監請求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弟工書者工書謂善於寫者為

手書繕寫藏于庫中選序文人才子名溢于縹囊縹囊一作綉飛文

梁翰卷盈于緇帙緇帙黃帛也以縹為囊以

漆書後漢杜林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篇科斗科斗蛙名古即有科斗字即

壞宅所為也秦始皇焚書匿書者處死人或以書藏於壁中外加以漆故云漆書故坡云壁中蠹簡

今千年漆書科斗今射天言書藏之久而光焰上燭也

八萬卷書之多云齊金樓子聚書四十年得書八萬卷雖秘書之首

四部書史多唐經籍志玄宗兩都各聚書四部以甲乙丙丁為號次

甲經書赤牙籤經書如詩書易春秋之類乙史書綠牙籤史書如班馬之類丙子書碧

足下不文便武

擲書簡習韜畧

嗟乎大丈夫當

如此矣昔人有

言哉禍亂直須

大劍長鎗若毛

錐子安用哉謹

述數語為足下

壯厥志

牙籤子書如老莊韓荀之類丁集書白牙籤集書如名公文集之類

韜畧武書曰六韜三略太公製六韜太公姓姜名望字子牙曰文韜武韜龍韜虎韜豹

韜犬韜○黃石公製三略曰上略中略下略許瓚云韜略可托將

帥科

聚書必典唐丁度之祖顥度之祖名也盡其家資以置書資財也至八千卷

且曰吾聚書亦多矣必有好學者為吾子孫後度嗜學官至叅政

謚文簡公嗜好也死後封贈曰謚

鬻書不孝人書寫手自校者自己校正也子孫讀之知聖教鬻及借人為不孝鬻賣也謂賣其書并以書為不孝也

三萬軸唐李泌家積書至三萬軸韓詩云鄴侯家多書李泌封鄴侯架插

錢謙益
古今文一帙聊
當一枝梅謹寄
駟使足下墨注

白眉故事

送四文史



林七此雖腹中
故物然爰日三
不減於鄴侯家
幸留之以充架
上軸何如

方孟旋

足下建旗詠南
征作文場元帥
筆尖橫掃氣劇
屈賈壘目短曹
劉墻矣露布首
捷不蔡而知詰
可治祖避為北

白眉故事

卷四

十一

三萬軸一一懸牙籤牙籤補之於外認其何書新若手未觸觸犯也言架插三萬軸之書其新雅

汗牛充棟謂書多曰汗牛充棟韻府陸文通之書文棟充棟積書之名出則汗

牛馬謂遷居以牛馬負書皆至汗出

三十車車多至三十車晉張華好書籍嘗徙居載書三十車凡天下奇秘世

所未有悉皆華處時朝廷校書必向華家取證必來張華家取書對證華由

是博學人莫與京也莫與京猶言莫與相比也

文場元帥稱文人曰文場元帥唐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七歲能文太宗時為中書

舍人時號為詞人之冠冠首服謂文章冠首又號為文場元帥

文章宿老稱老成文士曰文章宿老唐李嶠字巨為鳳閣舍人富才思文冊號令

多屬為之謂凡朝廷之文冊號令皆屬嶠為前與王楊接迹王謂王勃楊謂楊炯中與崔蘇

齊名崔蘇謂崔融蘇味道也晚諸人沒謂王楊崔蘇等俱死而為文章宿老宿老謂老成輩也

一時學者取宗焉

文陣雄師稱文人為文陣雄師唐蘇頲字廷碩文章思若湧泉張九齡嘗覽其文

謂同列曰蘇生之文俊贍無敵真文陣之雄師也

五經鼓吹孫綽重張衡左思賦每云三都二京五經之鼓吹也京賦張衡

篇連月露賦左思所作

隋李諤書文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盡是風

雲之狀

咽丹篆唐韓愈少時夢人與丹篆一卷之篆文也強上吞之傍有一

人拊掌而笑覺胸中如物噎噎氣使塞也自是文章日麗後見孟郊乃

夢中傍笑者

行色更以一杯
酒澆其袖中青
蛇乎錦江樓上
不勝引頷

顧錫疇

江干邂逅不及
相聞笑語未了
風塵斷至今耿
耿佳章字仁皆
秋風霜之氣縣
之肺腑可當消
夏櫻脯受惠太
多尚煩蔗漿滿
碗耳

白眉故事

卷四

十一

馬五玉

疎迷半範兩易

飛螢矣不知劉

郎足下近日黑

甜枕上曾爾類

江生之筆花否

吞韓公之丹篆

否吐楊雄之白

鳳否錦綉佳裝

塞滿縹緲何不

覓双鱼遺我以

澆我胸中鄙吝

耶

大筆如椽

言文人夢操

所草

與之

屋也既覺曰此當有大手筆事俄而武帝崩哀冊謚議皆珣

錦心綉口

稱美文士曰錦心綉口或錦心綉肝

李白送弟序曰弟心肝五臟皆錦綉耶

吐白鳳漢

楊雄字子

作甘泉賦

甘泉乃

才思豪邁賦成夢口吐白鳳

機杼一家

北史祖瑩以文學見重常語人云文章須

自出機杼

成一家筋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

倚馬之才

晉史桓温北征鮮卑

喚袁宏倚馬前作

露布

軍中戰勝書白

手不輟筆

輟停

李白嘗曰請日試萬言

燕許手筆

稱人善作文

唐蘇頲封許國公張說封燕國公二人以文章顯故號燕許大手筆

文不加點

謂文不加點

黃祖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祖舉卮於禰衡曰願先生賦之以娛賓

衡攬筆而作文不加點

千將莫邪

作文之鋒利

撫言李邕文名天下盧藏用謂曰邕之文如

千將莫邪

難與爭鋒但虞其傷缺耳

黃絹幼婦

稱絕妙之文

足下附來稿文

不加點乃懇也

欲鄙人政然春

秋妙筆游夏能

贊一辭乎不然

是欲以無塩文

張伺初

足下縣試毛府

試六道試二三

層臺土愈出愈

四哀號

澤畔旬有七日遂自投江而死經五日抱父屍出度尚設

文

文

文

文

曹娥者

上虞曹

娥年十

四哀號

澤畔旬有七日遂自投江而死經五日抱父屍出度尚設

文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奇來秋試棘闈
又將步青雲頂
上行矣一賀

張二水

稿然病廢僅有
骨支床耳久不
聞問以為公不
記有王生乃一
函至自吳完初
者何繒繒不忘
如昨哉僕敬啟
緘見佳作賜教
一誦而心悅再

白眉故事

卷四

十一

祭誄之作碑道傍
碑背題有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壘白漢議郎

而讀之乃題入字云云
操不解問修修曰知之操曰卿勿言待

孤思之行三十里令修解操令修曰黃絹為色絲絕字也幼婦為

少女妙字也外孫為女之子好字也壘白為受辛之器乃辭字也

委曲言之乃絕妙好辭四字操曰一如孤意有智無智校三十里

洛陽紙貴文章大行日晉書左思字太冲作三都賦豪貴之家競相傳

馬競增洛陽為之紙貴

館閣文章文章官樣日青和記歐公云即歐文章有兩等有山林

草野之文有朝廷臺閣之文王安國王荆公弟嘗謂余曰文章須官樣

豈亦謂有館閣氣耶○夏英公名陳文章有館閣氣

檄愈頭風魏陳琳作檄草以木簡為檄長尺二微兵所用呈于操獻于曹孟德操先苦頭

風是日疾發臥讀琳所製起曰琳之檄愈我病也

錦綉屏風宋夏英公言楊文公之文楊億字大年建州人謚曰文真宗嘗曰億辭學無此如錦

綉屏風但無骨耳議者謂英公之文如泉水迅急至于汪洋則不

及文公也

筆力扛鼎文雄健者云韓詩贈張十人詩文章日娛戲金石日擊撞金石

愈文龍文百斛鼎百斛鼎言筆力可獨扛此極言其筆

捕長蛇唐孫樵畫玉川子月蝕歌盧全號為玉川子韓吏部進學解韓愈也

官拜吏部尚書莫不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讀之如赤手捕長蛇不施鞅勒

騎生馬極狀其活潑

有相如楊雄風李尤傳李尤漢人尤以文章顯和帝時侍中賈逵薦尤有

相如楊雄之風即司馬長卿楊子雲召詔東觀作賦拜蘭臺令史

白眉故事

卷四

十一

誦而神豁三誦

而病根去矣始

知陳琳檄乃所

以愈頭風者哉

謹謝

沈石臣

昨夜對青燈讀

體刻真所謂驅

馳屈宋鞭撻揚

馬蜀中豪傑自

古過人如公更

自白眉哉來朝

白眉故事

卷四

十一

秋色倘山灵得
借顏色又不止
蘇長公之能重
赤壁矣

張賓王

淑氣温花鳥
弄烟景矣足下
登錦雲峯過長
松寺收兩間春
色而投句滿錦
囊賞心固太愉
快哉第嘔出心
肝肯揭之示金
生不

白居易

馳屈宋李翰林集序

李翰林李太白也驅馳屈宋鞭撻楊馬屈宋屈原宋玉

揚馬揚雄

千載獨步惟公一人

點鬼簿笑博士

議文有小疵云唐王楊盧駱王勃楊雄盧照麟駱賓王皆有文名人議其疵曰病也楊好用古人名謂之點鬼簿駱好用數對謂之

笑博士

錦囊古句

稱人詩曰唐李賀工詩章每旦出騎款段馬款段羸馬也

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即內

納之囊中謂觸物適興有佳句

毋見之曰是兒嘔出心肝乃見

擲地金聲

稱詩之美云晉孫綽作天台賦辭致甚工以示范榮期榮

期覽畢曰卿試擲地當作金聲卿指孫綽而言

賈島敲推情人改正詩唐賈島於京師騎驢得句鳥宿池邊樹僧敲

方孟旋

足下詠神龍現
丹桂連紅日星
幡拂紫霄竹松
招鳳舞鐘鼓帶
雲鼓之語須以
天地浩露滌筆
于冰甌雪碗中
方副其神骨乎
灵岩伊迓乃無
名筆恐山灵怪
人仍請一律以
紀其勝

月下門始欲着推字又欲下敲字擬議未定遂於驢上作敲推勢

時愈權京尹島不覺衝至第三節第二節猶今第三對左右擁至愈前島具

道所得愈曰敲字佳遂與並轡歸為布衣交

滌筆冰甌詩詒楊徽之能詩僧文寶曰必以天地浩露滌筆于冰甌

雪碗中方於此神骨相副以浩露注於冰甌雪碗中極言其清相副猶云相稱也

壓倒元白稱人佳句曰唐寶曆中寶曆敬宗年號楊嗣復大宴元稹白居易

亦賦詩詞惟楊汝士詩最佳元白嘆服汝士醉歸語子弟曰我今

日壓倒元白元稹白居易皆工於詩者故有此云

江西詩祖宋黃山谷名廷堅字魯直汾州人號山谷道人蘇東坡見其詩超軼絕塵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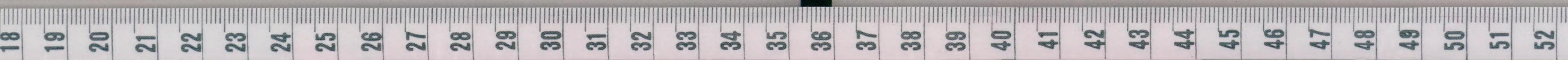
立萬物之表又云瑰瑋之文瑰瑋玉名妙絕當世呂居仁等推為江西

詩祖

白居易

白居易

十一



奪錦袍唐武后遊龍門命羣臣賦詩先成者賜錦袍宋之間詩成文

理兼美乃就奪錦袍衣之

珠玉謝人惠詩云社詩詩成珠玉在揮毫詩既成字字皆歐公詩話

梅聖俞與蘇子美齊名一時子美殆盈前珠玉不可揀汰汰猶去也言子

美之詩皆並好如滿前之珠玉不可揀去也

五雲佳體唐書韋陟封郇公善書草使侍妾掌五采笺紙裁荅授意

陟惟署寫名人謂所書陟字若五孕雲號郇公五雲體

書不擇筆謂善寫者唐裴行儉工草篆每日褚遂良非精紙佳筆未

嘗肯書不擇筆墨而妍捷者妍美也惟予與虞世南耳

家雞野鷺學字厭常喜新者晉庾翼少時書與王右軍齊名之別號

也學者輒宗右軍也輒專庾不忿與都人書云小兒輩指一切字乃

李喬
足下寫希頭四
景遊雲驚龍筆

自昔譚趙氏壁
價重連城恨未
得一親見之耳
足下投我以佳
句琬琰之質瑩
白無瑕真傳世
之至寶也第茅
簷前呈素無奇
玩留之几上恐
發光怪敬完璧
歸

勢迫別蓬門有
此不增光耀矣
乎愧無山陰之
鵝幸勞黃庭之
草謹謝

厭家雞愛野鷺鷺似鳥水鳥也皆學逸少書之字也

遊雲驚龍稱人字好日遊雲驚龍之勢王羲之善草書論者稱其筆勢飄若遊雲

矯若驚龍

風檣陣馬宋米芾善書東坡云元章芾之字也平生篆隸真行草書分爲

十卷風檣陣馬風中檣檣陣中戰馬皆喻其健捷意當與鍾王並行非但不愧而已

龍跳天門書斷云鍾繇書如雲鵠遊天羣鵝戲海張芝書如漢武好

道馮虛欲仙馮音平蔡邕骨氣洞達如有神氣羊欣以婢作夫人舉

止蓋澁終不真羲之書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闕

温媪媪音改亥爲豕改陶昔有人讀典籍者因老媪含飴媪字磨滅遂改爲温温媪

父叱之曰是不猶以陶爲陰乎人讀舊典者改亥爲豕改陶爲陰父言改媪爲温卽此類

陳弘夫
小兒一棟虛柳
歲月每展卷莫
分門問之非不
察陶陰之辨足
下試念之得無
謂劉景升豚犬
耳雖然此蝦不

能生鯉子於不
肖也奚尤惟足
下樂而教之幸
矣七七

虞邦言

家譜勒完請校
臺下丈不嫌狼
瑣類分温媪之
款細政魯魚之
誤金根沿旧已
亥肆新大有功
于儂哉儂家之
環報助鏗厥心
識恩不朽

門閨左

襄公九年

晉伐鄭十二月癸亥圍其三門閨月戊寅濟于陰阪○

杜預云此年無閨月戊寅是十二月二十日疑閨為門字閨月玉
為五字月為日字普攻鄭門門各五日自癸亥至戊寅凡十五日

也

亥豕昔有人讀史云三豕渡河子夏曰已亥渡河校之果然蓋讀史

字糊塗誤認三字而抱朴子書字之譌有寫魯為魚寫帝為虎魯
與魚帝之與張鷟云魯之與魚淄澠莫下亥之與豕涇渭莫分
虎相似也

誤改金根 唐書韓退之子昶性闇劣為集賢校理史傳有金根車皇
所乘金昶以為誤改根為銀根與銀相愈怒責之

錯寫弄麀 唐姜度生子李林甫手書慶之曰聞有弄麀之喜詩云乃
載弄之璋蓋以主璋為玩好尚其客視之掩口掩口笑其坡詩甚

德也林甫寫璋為麀其字大誤

欲去為湯餅客却愁錯寫弄麀書

不識紇字 魯臧武仲名紇孔子父叔梁紇皆音恨發切以恨發為字
與軒曉切而世多呼為核因切為曉以音唐蕭穎士聞人誤呼武

仲名誤呼紇因曰汝紇字也不識今人以為曉字

伏臘伏獵 史蕭炎為侍郎不知書嘗與嚴挺之言稱伏臘為伏獵挺

之曰省中豈容伏獵侍郎乎乃出之謂蕭炎罷

鏡歌 戰陣之歌 藝文 漢有短簫鏡歌之曲序戰陣序○又柳子厚作

鏡歌鼓吹曲十二篇歌唐戰功指太宗伐

甄氏歌 撫言唐有節婦甄氏年二十配夫張氏三載其夫卒生一子

甫五歲亦卒甫初或勸其改嫁節婦哭作歌曰泉流不歸山雨落

不止天妾心死不回金石無全堅白日經中衢飄忽沉西海妾心

林欲楫

白眉故事

卷四 文 史

三四

薄堂苦志媚守
清逼湛露操素
寒水倘所稱海
內寡双非耶中
植名節作有詩
扁詰且送潭府
儂先爲足下誦
之○一自驚分
影寒操標木呵
湘妃惟有淚甄
氏豈無歌角枕
恨常在栢舟心
靡他芳声更惹
淑教子孟軻家

日不如長夜瞳瞳光不改明月懸清虛三五二八圓又缺妾心月
不如一團耿耿無虧時妾心一寸鐵不與紅爐滅妾心萬鈞石不
觸洪濤裂妾髮可剪妾頭可截妾心之白不可涅君不見章臺柳
傾城華去年嫁東隣今年歸西家顏色皎皎如桃花桃花會結子
紅顏不惜汚泥沙回首天漢上雙鳳縹緲凌紫霞蓬萊仰面空咨
嗟

歌陌上桑古今註邯鄲美女邯鄲趙地名姓秦名羅敷爲王仁妻採桑陌

上趙王欲奪之羅敷善彈箏作陌上桑之歌以自盟趙王知其節

遂不忍犯歌曰使君自南來五馬立踟躕使君謝羅敷寧可共戴
東方十餘騎不羅敷前致詞使君一何愚使君豈無婦羅敷自有夫

夫婿居上頭夫婿居上頭吳人至春日俗尚郊遊謂之踏青有陌上花之

歌陌上花遊蕩之歌曰陌上花吳人至春日俗尚郊遊謂之踏青有陌上花之

曲李詩 一曲吳江陌上花

薤露歌歌謂通典高祖召田橫橫自刎從者爲歌以寄哀情名薤

露蒿里後陵延年分爲二薤露送王公貴人歌之蒿里送士庶人

歌之今挽歌自橫始歌曰薤上露何易晞易晞易晞明朝更復落人生
一去何時歸又曰傷心蒿里誰家地啜飲精

魂無賢魂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躕

易水歌燕太子丹受辱於秦歸募壯士募召得荆軻者挾匕首入秦

匕首爲太子報仇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送之以爲入秦行刺
必不生還故白

送之至易水荆軻悲歌曰風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其聲慷慨士皆流涕

遏雲遶梁稱獎善歌曰昔薛譚學歌于秦青自謂盡之矣辭去青饒

于郊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譚謝終身不敢言歸○曹娥

同季侯
哀哉德瑞一旦
擲黃卷脫紅塵
往大羅天上作
玉樓文貪双清
虛府而魂魄竟
不歸來獨不念
紅顏婦寧馨兒
乎生得束奠
之靈石惟足下
命巫祝氏歌薤
露一章使德瑞
疎而听也



方盡旋

曩者客金陵從尊府慶除歲爆竹声中梅花香裡呼盧唱雉醉興陶七足下更雅調白雪而鄙人亦強歌下里巴人海可樂只詎意盛選莫再天乎天乎何使人別離至此乎

錢謙益

昨散步東門見

東之齊

齊之齊 賈根曹娥乃善歌之女過雍門鬻歌假食鬻歌假食謂賣其歌以買食也

既去而餘音遶梁三日不絕又娥在逆旅或有辱娥者娥漫聲哀

哭一里悲愁泣下娥復漫聲長歌一里歡欣鼓舞人乃厚賂遺之

遺贈也

陽春白雪寡和之謂曰文選客有歌於郢中者始為下里巴人下里巴人

名國中者和者數千人為陽阿薤露和者數百人陽阿薤露亦曲名為陽春

白雪和者數十人陽春白雪亦皆曲名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徵音止○官商角徵羽五音也

和者不過數人其曲彌高其和彌寡

邇年善歌明皇雜錄開元中明皇三年樂工李龜年彭年鶴年蓋兄弟也皆有

才名彭年善舞龜年鶴年善歌特承顧過明皇寵幸其後流落江

南蘇山作亂明皇幸蜀故三人流落每遇良辰為人歌數闕樂之終調曰闕聞者莫不感

泣杜詩杜甫相贈詩岐王宅裡尋常見岐王明皇弟明皇起有五王宅崔九堂前幾度

間正值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

喉轉皆驚國史補李袞善歌各動京師崔昭入朝密載而至密載謂載於車

中不使人見也乃廣延賓客以為盛會昭言予有表弟欲登末坐謙言居下席

袞敝衣而出滿座嗤笑少頃昭曰請表弟歌及喉轉一聲眾大驚

曰李八郎也李氏有十郎羅拜之

間聲亦幸開元遺事寧王有妓寵姐姿色善歌寧王玄宗弟也李白侍酒戲

曰王有龍姐善歌何吝此女不示於眾王笑謂左右曰設七寶花

障召于障後歌之障即今之屏風障也白起而謝曰雖不許見面聞其聲亦

幸矣

汪石中 鄧人斥鷃集

鴈帛書稱為漢蘇武使匈奴匈奴留武於海上收羝羊也漢使人求

白眉故事

卷四文虎

二十六

蠹魚未字足下

復以為可教聚

損道德乃至手

書以問之辭義

高遠故舊之情

殷心矣水麻多

魚鄙人不能貪

一双遺足下然

則鄙人乃陳人

乎徒增愧耳

王湛夫

韶光迅速別後

薔薇花開兩度

之匈奴 詭言武死常惠使者曰常惠乃當時天子在上林中射

鴈足上 繫帛書言武在某澤中武使匈奴單于欲武降武不屈故

漢節歷 十單于大驚乃遣武還使之牧羊海上武在北海起居仗

白絹斜封 辱人惠書曰白 盧仝謝孟簡惠茶歌云日高丈五睡正濃

將軍扣 門驚周公將軍吏辛和馬驚周公之口傳諫議送書信孟簡

為諫議 大夫 白絹斜封三道印用白絹斜封其封○晉陸機云愧無雜佩

贈 雜佩 謂佩玉之類 鑄所 良訊代兼金訊問也兼金

雲錦畫李 詩青鳥海上來今朝發何處口啣雲錦書為我忽飛去鳥

去凌紫 煙書留綺窓前開緘方一笑乃是故人傳

鯉素 亦曰 尺素 古樂府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

書長跪 讀素書 中意何如上有加餐飯下有長相思

鴿足書開元遺事張九齡家養群鴿每與親知書知者繫鴿足上投

之目為飛奴目名

咫尺書吏廣武君謂韓信曰君發一介之使奉咫尺之書八尺口咫

趙獲李左車解縛絲事之請為書 奉燕燕見書遂降當時謂嚇書

風月相思 撫言周弘讓荅王褒書云蒼鴈頰鱗時留尺素清風明月

俱寄相思

千里對面 唐高祖曰房玄齡機識實宜委任每為吾兒陳事千里外

猶對面語吾兒指顏氏家訓書集尺牘千里眉目言人之間關以

腹藁作文不打唐王勃有才思每屬文磨墨數升酣飲引被覆而卧

謂臥床 及寤醒援筆成篇時號腹藁腹內成文不

而思索 白眉故事 卷四 文 史 二十七

足下弋志書林 張侗初 游情誓圃腹中 藁皆心上春也 僕卧病汝旬伏

枕如館敢乞佳
意當陳琳檄何
如

錢謙益

足下自秋場刑
足歸杜門不出
以為荆山之璞
將不得連城乎
然天道猶号低
昂于其間默有
以宰之者惟足
下加稽古之力
則書中之車馬
亦有時多如簇

舌耕以學問足漢賈逵通經術門徒來學不遠千里獻粟盈倉或

云逵非力耕乃舌耕也

書厨飽學日六帖陸澄博覽無所不知時王儉自擬過澄儉以學問

澄及與語澄待儉講畢談及所遺編數百條皆儉所未覩者儉所

陳悉條陳之皆儉乃歎服曰陸公書厨儉所

學府富於學南史梁昭明字景博極古今謂古往今來之人號為學府

謂所學之富如

人物志善記人品唐李守素通曉氏書謂天下姓氏人之世號肉譜

虞世南曰昔任彦升通經術時號五經笥今以守為人物志可乎

謂其能記古
今之人物也

柳篋子唐柳粲遷左拾遺拾遺史公卿競托為箋奏謂三公九卿時

哉天牘奉喧願
言自慰

譽日富譽聲以其博學號柳篋子

稽古力漢桓榮字春性嗜學史稱桓榮力學十明帝拜為子太傅以

所賜車馬陳于庭謂諸生曰此稽古之力也

五總龜謂人博學唐殷踐猷博通經典賀知章稱之曰五總龜龜于

總問無為秘書省學士

行秘書記問多日唐太宗嘗出行有司請載副書以從副書秘書副

載之以行不須言不虞世南在此行秘書也天子置秘書

馮今日從之以行即是行秘書也

墨莊多文號宋劉式死妻聚書千餘卷指示諸子曰汝父謂此為墨

莊莊者藏聚之義墨今貽汝輩為學殖之具殖生長也具足備也

生財之道也

足下君文意錄

登道德籙石渠

天祿吞之胸臆

者一掬屈指等

寰宇才抑亦八

斗耶縣中喜雨

碑陳老師已注

望名筆足下者

展如椽僕乃捧

視以佐

八斗才魏志謝靈運云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獨得八斗子建名植

也子建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奇才博識安足繼之曹操第七

捫腹藏書撫言楊介娶崔季讓女崔富籍介遊其精舍精舍學堂曰輒

覽記既而曰崔氏書被人盜盡矣崔遽令檢之遠速也言速介捫

腹曰捫摩也已藏之經笥矣

三篋五車唐崔廌字士不應辟命辟徵山東學者皆宗之子願字暨

為豫章王侍讀既去王重之不已王思念遺書曰足下博聞強記

視漢臣之三篋似陟蒙山對梁相之五車若吞雲夢言所學之富

識亡書三篋識記也漢張安世博學武帝幸河東亡書三篋篋書箱也詔

問羣臣具莫能知惟張安世識之張安世為寫原後購求得書以

丘毛伯

小兒士沔胸中

無一物識亡書

三篋者乃張氏

之子也今與足

下共事青世鵬

鷄迥別是不猶

彈丸太白而伴

附蠅者千里也

吾深為河見幸

方孟旋

曩者苦草春香

黎火夜燭賢弟

不究心經史今

日無聞乃自謂

心驚哉雖然苦

口良藥尚可治

也願賢弟一服

而愈

宋羽皇

問足下冠矣儂

之賀物惟願來

歲作新郎君服

相校並無遺誤購贖也後贖有民間所藏之

假儒楊子云假儒衣書非真儒衣衫整服而讀之服從也從三月不

歸一去從學過孰曰非儒也就誰也言更有誰人言其

監儒漢鄒食其勸漢王立六國後六國齊楚燕韓趙魏秦始皇始張

良言不可良言若立六國之後遊士各王罵豎儒幾敗乃公事豎

猶心之聾人心一無所知故今人目不學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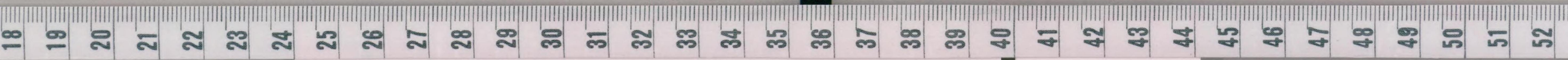
猶心之聾人心一無所知故今人目不學之人

白面書生有表儀而無實晉紀高陽王隆曰温詳之徒皆白面書生

○宋太祖欲北伐沈慶之諫不可江湛之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

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曷有濟

白眉故事 卷四 文 史



草甫雍容而堂
為傑然冠裳士
乎不然亦溷
冠疎直声者若
區七沐猴之說
此猥瑣論也未
敢以聞于足下

虞邦音
吾見出就外傳
正宜背志雲編
情陶之分禹之
寸若一丁不識
令士君子稱

字碑劉景升子
寧不笑人耶最
可猛省者此也

張賓王
擾七風塵薄宦
五載故園松菊
寥七乏主人不
知冷落几許儂
將掛冠解組竟
寔麻蕭歸也足
下倘不忘旧乎
待秋時尚當送
綠酒至黃花叢

面墻之悔尚書周官篇名不學墻面人而不學必無所見如面向墻也蒞事惟煩蒞治也

口耳之學楊子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記誦而已未得於心口耳之間四寸耳耳字助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言口耳之間不過四寸之肉而已何足以加美於七尺之

虛有其表有表儀而無實學唐蕭高草蘇頲為相制云國之壞寶明皇曰豈可斥父名斥與此同擲于地曰虛有其表耳高人多髯故明皇云虛有其表耳

沐猴而冠項籍傳韓生說稅項羽立都關中韓生勸羽於關中立都蓋關中乃秦始星建都之地卽咸陽也羽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當是時羽兵強勝為諸侯

行尸走肉裕遺記任末曰人不學者雖存乃行尸走肉存尚未死也亦如死尸而能行死肉而能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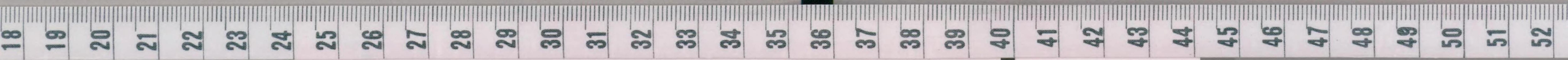
不識一丁唐張弘靖曰天下無事謂天下太平爾輩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兩石弓言弓硬健可挑兩石之美凡人雖有如此大力且無所用識得一箇丁字亦係識字之人也

沒字碑五代任圜曰崔協不識文字虛有儀表號為沒字碑○北夢瑣言趙崇標質堂堂而不學人亦號為無字碑

衣塵圖唐寧王弟也善畫馬花萼樓壁上明皇女愛兄弟建花萼相輝之樓盡六馬

三笑圖廬山記惠遠法師隱廬山送客至虎溪卽止後送陶元亮陸

白眉故事
卷四文使



下

馮子南

足下何日作九
華遊客也道經
下里幸垂左顧
弟當備如船稱
與青藜飯以待
從者慎無學老
子法騎青牛而
夜度函谷使閻
尹喜徒瞻紫氣
之氣耳

修靜與語道合不覺送過虎溪因大笑世稱三笑圖

寰瀛圖異聞錄陳季卿舉進士客長安十年於青龍寺值終南有老

翁至終南山名以寰瀛圖掛壁問季卿尋江南路嘆曰安得自此歸

翁折竹蓄置渭水中渭水圖中所畫之水曰注目於此季卿熟視見一舟甚

大遂登舟旬日至家

輞川圖晉王維畫輞川山谷鬱盤雲水飛動蘇東坡嘗云咏摩詰

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摩詰王維字也

昭君圖漢元帝宮人欲幸者披圖以召官人多賂畫工畫工者毛延壽也昭

君不與不以錢物與延壽工毀其狀匈奴求美女匈奴北虜名上以昭君行召

見帝悅之而名字已去不復留帝怒殺畫工

老子圖贊人壽云敢以老子圖為獻宋錢穆父尹天府宋都開封故稱尹府尹生日楊次

公畫老子出關圖老子太上老君作詩以獻曰秘藏函谷關中子昔老子度函谷

來獻蓬萊閣上仙蓬萊仙山名此句此錢穆父願得鬚眉如此老却教龜鶴

算長年龜鶴皆有壽之物也

范蠡圖仙遊錄陳恭公在亳州生日姪世修獻范蠡遊五湖圖范蠡越

王勾踐伐吳平吳之後寄文種書云越王可與同患難不可與同安樂遂駕扁舟泛五湖而去竟不知所終贊曰賢哉

陶朱范蠡隱身殖產號為陶朱公霸越平吳名遂身退言平吳之功既成而遂

又隱處藏林耳扁舟五湖公即日納節明日致仕

法教部

仙臺郎續仙傳侯道華晉時人也清晨起飛立松頂上謝眾曰玉皇詔我

為仙臺郎吾今去矣即上天而去矣

地行仙上祝人壽謂地行仙張安道生日東坡以拄杖為壽以拄杖為壽者贈老人扶行者也

白眉故事 卷四 文 史

李喬

足下卒業于鄭

公門不二年可

入玄境今欲他

適無乃兩塵之

隔乎願足下孰

審之

令椿君壽躋老

矣翌旦懸弧敢

有安期生奉巨

枣西王母典蟠

桃僕凡胎俗子

安有此物茲具

一片以獻何如

有詩云先生真是地行仙住世因循五百年

美門祝壽用長生訣事

紫陽真人周義山紫陽山名

入蒙山中遇羨門子羨門子名字高

名在丹臺何憂不仙

隔兩塵俗云塵緣未滿

童子威師事丁約一日辭去謂子威曰郎君得道尚

隔兩塵儒家謂之世釋家謂之緣道家謂之塵

童子峰列仙傳朱孺子幼事道士王元正居巖下一日汲于溪上見

二花犬相趨趨走逐之逐之入于枸杞叢下枸杞掘之梗形如二

犬烹而食之忽覺身輕飛于峰上雲氣擁之而去元正食其餘亦

得不死因號童子峰

安期生祝壽

抱朴子葛洪號抱朴子

安期生賣藥海邊瑯琊人傳世

見之瑯琊群屬山東今沂州是也瑯琊計已千年

廣成子莊子黃帝聞廣成子在崆峒之上崆峒山名

久廣成子曰必靜必清無勞爾形無搖爾精謂形骸毋得勞若精神毋搖動乃可

長生故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入無窮之鄉遊無極之野提謂廣莫之地

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為常常悠

壺公壺中之

入壺中費長房于樓上見之知其非常人乃日進餅餌肆店日入後輒飛

公語曰隨我跳入壺長房一跳即入但見樓觀去五色重門閣道

侍者數十人公曰我仙人也見謫暫寓人間耳按費長房遇壺公

長房從公入深山中使處中使極處長房不恐又卧于空室以朽

索懸其石石上學蟬鳴聲意是房亦不恐公曰子可教也復令食

糞中三五長房惡其汚穢不食公曰子已得道恨于此不成

佳冶窈窕斷心
斧斤足下溺志
吳姬又絕龍陽
之寵胡不聞上
士異床中士異

看雲遙越回首
故人已遠隔吳
越矣無由索長
房之袂瞬息千
里面足下于雨
花臺傷地奈何
恨也奈何

白眉故事

卷四

三十一



被首說也傳云
節慾求壽僕謹
以四字金丹燕
之

紛俗厭人髮駸
駸欲短比山翁

可令人作移文
哉今當去人間

事辟穀食震足
下肯作赤松王

人乎

新蔬味美弟已

錢鏐卽彭祖有導引術行氣也有疾閉氣以攻所患運行體中下達

趾末卽體和趾足也運氣周遍流通常云上士異床中士異被服

藥百裹不如獨臥人集其術爲彭祖經神仙傳彭祖壽八百歷三

代三代者爲之子如夏商周之類比也歷四十九妻五十四子

食蟠桃漢武故事西王母降出桃七枚自啖二枚啖食五枚與帝帝

留核欲種母曰此桃三千年一開花三千年一結實指東方朔曰

此桃三熟此兒已三偷東方朔爲郎時在武帝左右寵幸之

辟穀食神仙不食飯鄴侯家傳李泌少時身輕能屏風上行薰籠上

立異人云此兒十五必飛騰稍長能辟穀每導引導引卽行氣法也骨節

珊珊人謂瓊子骨少瓊子詩曰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無

不然絕粒升天衢不然鳴珂遊帝都遊帝都居官者朝帝則佩玉珂行則銜然而鳴安能

不貴復不去不去不能去爲仙也空作昂藏一丈夫昂藏尊大也言不爲官又不能成仙徒爲一大

麟脯神仙傳總真真人姓王名方平度括蒼民蔡經尸解度化也括蒼處州括蒼山

十年經還家云七月七日王君來王君卽王方平作一百石飲侍從官經

行厨金盤玉杯麟脯仙饌麟脯以饌麟肉爲脯乾脯以供盤饌也姑至各進

服石髓六帖王烈入太行山見山石破裂尋丈中有孔尺餘有青泥

流出青泥乃石中之髓烈取視之氣味如粳飯粳飯乃早米飯也烈啖之啖食歷

年數百按仙經云石髓五百年一出人服益壽不老

方壺員嶠方壺員嶠仙卷列子湯問渤海東有壑中有五山一岱輿二員嶠三

方壺四瀛洲五蓬萊上下朝波不得暫峙仙聖訴于帝乃使巨鰲

過乃亦雖然地

垂涎得數盞
嚼之雖仙危鱗
脯莫茲過矣足
下肯分厥甘乎
幸毋曰棄子無
信民志何

曹學佺

足下買勝園造

華屋枕山面水

看煙霞弄文章

听禽鳥鳴管簫

仙眷環集吾且

謂夕壺借與不

過乃亦雖然地

白眉故事

卷四 法教

三十三

震者人傑足下
將及破天荒亦
青紫矣

足下不從正路

行而馳慕異術
以為石可羊而
飯可蜂乎雖然
昇仙初平當時
寡二足下胡不
以心乎術者而
心厥道也戒之
助之

十五舉首戴之迭為三番迭更迭也每一番五六萬歲一交焉替

也五山始不動

閩風瑤池問答閩風仙聚仙傳崑崙闔風苑皆仙境也有王樓十二玄室九層

左瑤池右翠水瑤池王母所居環以弱水九重弱水水無力不能渡非履車

羽輪亦不可到

紫府樓居紫府樓居仙眷六帖銀宮金闕紫府清都紫府清都皆神仙境也

郊祀志仙人好樓居漢武帝以道士云孫卿言仙人好樓居於是

靡欲神仙來
居其上

叱石成羊神仙傳黃初平年幼牧羊有一道士將入金華山將猶引也石

室中數年教以導引導引通氣也其兄初起徧索之索求也謂其尋覓之切也後見

道士問之道士曰金華山有牧兒兄隨道士往與初平相見問羊

何在曰初平答曰在山東兄隨往視之但見白石初平叱之皆即成羊

叱喝聲也喝山之白石皆化而成羊也

吐飯成蜂列仙傳葛玄從左元放受九丹仙經九丹九轉之丹也與客對食

吐飯成大蜂數百復張口張口蜂飛入口嚼之又成飯大旱時百

姓憂之乃飛符着社忽天地晦冥大雨如注瀉也

鑽石得丹真誥傳先生入焦山老君與之木鑽使穿一石厚五尺木鑽

鑽厚石若非仙骨安能及此曰穿此便當得道其人日夜鑽之精四十九年石

穿遂得仙丹故升天

佛日疏語用飯李士謙善論玄理有客問三教優劣三教釋道儒也優劣優強也劣

弱也問三教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日月星三光也三

之並明也客不能難

如芳

師赤幟沙門

聖曇蘭教注法

雨于西陲天花

桂紹龍

足下學已垂成

一旦欲中止胡

不聞傳先生入

焦山時說不然

破釜之孔明將

罔功足下須猛

省

師赤幟沙門

聖曇蘭教注法

雨于西陲天花

桂紹龍

足下學已垂成

一旦欲中止胡

不聞傳先生入

焦山時說不然

破釜之孔明將

罔功足下須猛

省

師赤幟沙門

聖曇蘭教注法

雨于西陲天花

桂紹龍

足下學已垂成

一旦欲中止胡

不聞傳先生入

焦山時說不然

破釜之孔明將

罔功足下須猛

省

師赤幟沙門

聖曇蘭教注法

雨于西陲天花

桂紹龍

足下學已垂成

一旦欲中止胡

不聞傳先生入

焦山時說不然

破釜之孔明將

罔功足下須猛

省

師赤幟沙門

聖曇蘭教注法

雨于西陲天花

桂紹龍

足下學已垂成

一旦欲中止胡

不聞傳先生入

焦山時說不然

破釜之孔明將

罔功足下須猛

省

師赤幟沙門

聖曇蘭教注法

雨于西陲天花

桂紹龍

足下學已垂成

一旦欲中止胡

不聞傳先生入

焦山時說不然

破釜之孔明將

罔功足下須猛

省

師赤幟沙門

聖曇蘭教注法

雨于西陲天花

桂紹龍

足下學已垂成

一旦欲中止胡

不聞傳先生入

焦山時說不然

破釜之孔明將

罔功足下須猛

省

師赤幟沙門

聖曇蘭教注法

雨于西陲天花

桂紹龍

足下學已垂成

一旦欲中止胡

不聞傳先生入

焦山時說不然

破釜之孔明將

罔功足下須猛

省

師赤幟沙門

聖曇蘭教注法

雨于西陲天花

桂紹龍

足下學已垂成

一旦欲中止胡

不聞傳先生入

焦山時說不然

破釜之孔明將

罔功足下須猛

省

師赤幟沙門

聖曇蘭教注法

雨于西陲天花

桂紹龍

足下學已垂成

一旦欲中止胡

不聞傳先生入

焦山時說不然

破釜之孔明將

罔功足下須猛

省

師赤幟沙門

聖曇蘭教注法

雨于西陲天花

桂紹龍

足下學已垂成

一旦欲中止胡

不聞傳先生入

焦山時說不然

破釜之孔明將

罔功足下須猛

省

師赤幟沙門

聖曇蘭教注法

雨于西陲天花

桂紹龍

足下學已垂成

一旦欲中止胡

不聞傳先生入

焦山時說不然

破釜之孔明將

罔功足下須猛

省

師赤幟沙門

聖曇蘭教注法

雨于西陲天花

桂紹龍

足下學已垂成

一旦欲中止胡

不聞傳先生入

焦山時說不然

破釜之孔明將

罔功足下須猛

省

師赤幟沙門

聖曇蘭教注法

雨于西陲天花

桂紹龍

足下學已垂成

一旦欲中止胡

不聞傳先生入

焦山時說不然

破釜之孔明將

罔功足下須猛

省

師赤幟沙門

聖曇蘭教注法

雨于西陲天花

桂紹龍

足下學已垂成

一旦欲中止胡

不聞傳先生入

焦山時說不然

破釜之孔明將

罔功足下須猛

省

師赤幟沙門

聖曇蘭教注法

雨于西陲天花

桂紹龍

足下學已垂成

一旦欲中止胡

不聞傳先生入

焦山時說不然

破釜之孔明將

罔功足下須猛

省

師赤幟沙門

聖曇蘭教注法

雨于西陲天花

桂紹龍

足下學已垂成

一旦欲中止胡

不聞傳先生入

焦山時說不然

破釜之孔明將

罔功足下須猛

省

師赤幟沙門

聖曇蘭教注法

雨于西陲天花

桂紹龍

足下學已垂成

一旦欲中止胡

不聞傳先生入

焦山時說不然

破釜之孔明將

罔功足下須猛

省

師赤幟沙門

聖曇蘭教注法

雨于西陲天花

桂紹龍

足下學已垂成

一旦欲中止胡

不聞傳先生入

焦山時說不然

破釜之孔明將

罔功足下須猛

省

師赤幟沙門

聖曇蘭教注法

雨于西陲天花

桂紹龍

足下學已垂成

一旦欲中止胡

不聞傳先生入

焦山時說不然

破釜之孔明將

罔功足下須猛

省

師赤幟沙門

聖曇蘭教注法

雨于西陲天花

桂紹龍

足下學已垂成

一旦欲中止胡

不聞傳先生入

焦山時說不然

破釜之孔明將

罔功足下須猛

省

師赤幟沙門

聖曇蘭教注法

雨于西陲天花

桂紹龍

足下學已垂成

一旦欲中止胡

不聞傳先生入

焦山時說不然

破釜之孔明將

罔功足下須猛

省

師赤幟沙門

聖曇蘭教注法

雨于西陲天花

桂紹龍

足下學已垂成

一旦欲中止胡

不聞傳先生入

焦山時說不然

破釜之孔明將

罔功足下須猛

省

師赤幟沙門

聖曇蘭教注法

雨于西陲天花

桂紹龍

足下學已垂成

一旦欲中止胡

不聞傳先生入

焦山時說不然

破釜之孔明將

罔功足下須猛

省

師赤幟沙門

散彩佈慈雲於南極貝葉成文功德固無量哉

也諸人弟子想慕不已遂刻木為佛言衆人之子弟亦皆向善而

佛而供瞻敬之以形象教人也

佛漢明帝夢金人長丈餘飛空而下訪之羣臣訪問金人傳毅曰西

域有神其名曰佛西域佛見乃使蔡愔陰等往天竺天竺在西方

求其道未佛家得其書取得佛家經及沙門沙門僧也摩由是化

流中國周昭王時釋迦佛生而教始立明帝感夢遂遣王惜等一

十八人往西域求迎佛法而佛教始入中國至梁武帝佛

教大

兜率天法苑珠林兜率天雨摩尼珠兩者被其恩猶言賜也超荐登

寶珠映於五色護世城雨美膳勝食阿修羅天雨兵仗兵仗兵甲

言性照圓明也至阿修羅天則賜閻浮世界雨清淨超晚生於人間

之以兵仗互持則賜之以清淨

散彩佈慈雲於南極貝葉成文功德固無量哉

詰且且詣方丈

跏趺听講更無

使禪堂寂寞徒

聚石點頭也

王如水

佛日重光幽局

洞徹足下皈依

露肝貼死者之

魄已登兜率天

沐兜率兩平若

然人子之憂可

以少紓又何必

僻踊乃尔

李日喬

僕苦于貧百千

萬事日槍獲無

可奈何茲欲入

不二門從向雲

高作一頭陀舞

掌嘯明月豈不

大愉快哉惟足

下繼緒情義不

容釋此生龜有

脫箇之慮耳

象教言奉佛皈枉詩方知象教力象教者謂如來既化如來佛也既

也諸人弟子想慕不已遂刻木為佛言衆人之子弟亦皆向善而

佛而供瞻敬之以形象教人也

佛漢明帝夢金人長丈餘飛空而下訪之羣臣訪問金人傳毅曰西

域有神其名曰佛西域佛見乃使蔡愔陰等往天竺天竺在西方

求其道未佛家得其書取得佛家經及沙門沙門僧也摩由是化

流中國周昭王時釋迦佛生而教始立明帝感夢遂遣王惜等一

十八人往西域求迎佛法而佛教始入中國至梁武帝佛

教大

兜率天法苑珠林兜率天雨摩尼珠兩者被其恩猶言賜也超荐登

寶珠映於五色護世城雨美膳勝食阿修羅天雨兵仗兵仗兵甲

言性照圓明也至阿修羅天則賜閻浮世界雨清淨超晚生於人間

之以兵仗互持則賜之以清淨

心是佛傳燈錄有僧問大梅和尚見馬祖得個甚麼僧問大梅得

大梅曰馬祖向我道即心是佛僧曰馬祖近日又道非心非佛大

梅曰這老漢惑亂人老漢即馬祖也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是佛其

僧白於馬祖白告馬祖曰梅子熟矣

不二門佛法曰文選碑註文殊謂維摩詰曰皆佛家何為是不二

法門除却文字言語止是一心文殊曰乃至無有文字言語是真入不

二法門心外無佛故曰不二法門

五戒行者稱凡出家師已許之為師者許其為乃為受五戒謂之二

不殺生二不偷盜三不邪淫四不妄語五不飲酒

梵唄梵音曰梵唄者華言止斷外事外慕而起邪思也外事止

斷時任為佛事也任堪唄者讚詠之聲也若曹子建遊魚山忽聞空

音

音

音

陳芥夫

昨訪棲霞寺飲
紫主茗食伊蒲
饌所紫衣上人

講經說法天雨
花且曼陀矣惟
足下不在此心
快也俟天霽復
叩禪關何如

別後朝夕盟心
恐有雅念業已
解脫俗紛僧二
三文士結社下

中梵天之音清響哀惋獨聽良久乃舉其節寫為梵唄自此始也

上人僧曰有過能自改名上人上品之人不教而善內有德志外有勝行心敢

而無邪思也智者無不知也行者言語行事也言在人之上名上

人要覽 伊蒲齋供食日後漢楚王映詣闕以縑贖罪縑絲也詔報曰王好黃

老之言帝之子也尚浮屠之教還其贖以助伊蒲塞色桑門之

饌伊蒲塞即優婆塞言近任下詔言楚王對

飛錫請僧云望高僧傳有神僧飛錫凌空而行凌歷也天台賦天台

振金策之鈴鈴策錫也金錫振動釋子云遊行僧為飛錫安住僧

為掛錫

蓮社修行結高僧傳僧惠遠居廬山與劉遺八等結白蓮社晉義熙

棲霞禮室其間
地明人僻可堪
翠巒第池邊草
色枝上鶯舌時
動我懷人之感
耳

先生振鐸橫經
士林推重小兒
執卷門下今已
三年不知虛行
者可傳衣鉢否
如不可教即當
面叱以歸母使
不二法門為俗

公與十八賢同脩以書招陶淵明明曰若許飲即往淵明自言弟

淨土故號白蓮社子性嗜酒許

楊枝水謝僧醫病曰佛圖澄天竺人妙通玄術善誦呪能役使鬼神

石勒聞其名召試其術澄取鉢盛水燒香呪之須臾鉢中生青蓮

花勒愛子暴病死澄取楊枝水洒而咒之復蘇生也

傳衣鉢傳受佛法語錄五祖弘忍唐高宗咸熙三年在黃梅以正法

池州使君使君太問曰會中五百僧不付衣鉢為甚付與盧行

者即六祖五祖曰雖有五百人四百九十九人會佛法披曉佛法者

通達經典講論說法惟盧行者不會佛法他則悟道方傳得衣鉢

於外心且不能探道一事而言若五祖謂五百僧曰誰作無家

偈即傳與衣鉢首坐一僧作偈云身似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七

子門所玷也

王百谷

足下小試弗捷
果于將種履不
如雨錢之錐乎
抑亦汲深者綆
尚短耶惟百尺
竿頭再進一步
則天荒不唯破
矣

謁天竺先生還
衣上白雲猶再
七乃拜新乘之

勤拂掃何處塵埃
盧行者聞之曰佛家本是空於此仍有象即
改之云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時不用掃何以惹塵埃五祖
驚曰此全悞道脫
然無象且無慮矣

竿頭進步

言增添工夫

招賢大師偈曰百尺竿頭不動人

雖百尺之高猶未足

以動

雖然得入未為真

雖然得入佛門為僧未及修猶未足

竿頭更進步

言得為僧若百尺竿之高更須增添工夫

十方世界是全身
言若能加於勤修則是十

方世界之中一

披襟當箭

傳燈錄石鞏和尚常張弓架箭以待學者義忠禪師詣之

請造也謂往

石鞏曰看箭師披襟當之開胸鞏笑曰三十年張弓

架箭只射得一個漢

一塢白雲

僧自樂曰廣嚴院寺名咸澤禪師道造自足僧問曰如何

是廣嚴家風師曰一塢白雲平岡三間茅屋昔有僧吟云萬松嶺上一間屋老僧半開

既紅葉作新青

蔬充饌入閭香

供無以易此老

居士塊然不能

妙解佛義為西

主作福伸合掌

世尊識悔耳

昨質疑于足下

足下露肝貼以

示梁高僧之雨

花僕何幸而沾

濡朱光庭之春

風僕又何幸披

拂哉心謝心謝

雲半間龍或有時去行雨回頭

不似老僧閑是亦鳥塢白雲意

閉維茶毗

僧亡焚化曰

天竺第九祖入滅

入滅坐化也○周敬王三十二年伏駱密多尊者入

滅盡三昧示寂以正法眼

眾以香油旃檀闍維真體

旃檀梅檀香木也闍維即

付弟子協尊者給祖位

茶毗火焚也眾人以墨客揮尾東坡宿曹溪

曹溪韶州六祖道場今為宝林寺

香油旃檀而燒其體

墨客揮尾東坡宿曹溪

傳燈錄讀燈花落燒一僧字卽以筆記窻間曰曹溪夜岑寂燈下

讀傳燈不覺燈花落茶毗一個僧

隻履西歸後漢二十八祖達摩

中天竺國佛起自初祖太迦葉尊者至達摩乃二十八祖梁武帝天通元

年達摩始至

端居而逝

端居端坐也逝魂魄脫去也

後三歲魏宋

雲使西域回

西域屬甘肅今肅州府是也

遇師于慈嶺手持隻履翩翩獨逝問

師何往達摩曰西天去明帝起壇

壇未燒之人所壘穴也達摩未燒明帝起開其墓而視之也

唯一革履存焉

眉故事

法苑珠林

三七一

玉鳳洲

足下走班馬于
筆端卧韓蘇于
紙上燦然珠玉
擲地有聲真足
以開塵眼驚聳
俗耳

張侗初

丹鳳無音頻仰
聊雲于天際青
字有迹敬瞻紫

天雨花梁高僧講經于天龍寺中天雨寶花繽紛而下續紛徐玉泉

贈僧云杖錫飛身到赤霞石橋閑坐演三車三車即三乘謂大乘小乘土乘也

聲野鶴仙濤起白晝天風送寶花

石點頭撫言梁之時有異僧王生者講經于虎丘寺人無信者乃聚

石為徒與論至理與之談講至極道理石皆點頭

聾俗驚崔法雄登法堂坐講席搖塵尾而折理風生塵鹿屬執其尾所以拂塵也

弄象鼻而吐辭河注象之一身運用皆在鼻將行先以鼻在地後取物亦以鼻吸水亦以鼻此云弄象鼻者

亦移其專於運用震雷霆之法鼓聾俗知驚整日月之慈燈幽途識曉言天之鼓聲人亦知其响如日月之明燈雖幽冥亦見光也

羽客稱道士曰羽客又羽士廬山記唐保太中保太中唐年號道士譚紫霄賜號金門

羽客紫霄有道士南唐主寵之出入金門故賜其名號為金門羽客

氣于函闕足下
諒鄙人之心否

劉景心

昨欲請云壇醉
松花飽青精更
與談黃庭妙理
聞吾師方作步
虛声故中止明
日待借謝心源
訪碧桃花下尚
擁簪否乎

老君即老聃李耳太上老君是也著上下五千言著作其經五千餘字為道家之宗為

家之主故謂之道德經也以其年老著故號其書曰老子亳州南宮九龍井南宮

亳州南宮九龍井縣名井前有昇仙檜及煉丹井皆其遺跡

步虛聲異苑陳思王曹子建封陳思王忽聞空裏誦經聲清遠嘹亮解上音

者則而寫之為神仙聲解曉也則法也曉其音者以道士效之

作步虛聲也

清淨師陸法師云凡道士道德為父神明為母清淨為師太和為友

大戒三百大戒即中庸云禮義三百以杜未兆之禍杜絕也未兆言已後之禍事未有先兆而知也威

儀三千以興自然之福

黃芽紫車姹女玉液修煉法姹女玉液二名俱水名也河車是水朱雀是火取水

斗籙中以火灸之百沸水之燒滾日沸致聖石九兩聖石藥名也其中初

法教

三人

何區凡
瓊宮瀟灑足下
不瑣尾劉生遽

命作小聯牛溲
馬渤胡置之芝
囊中乎雖然命
不敢拒安妒烹
紫石閉戶誦黃
庭此十字何如

桂紹龍

搜神一書鬼神
事恐矣走使情
現肯擲示否不

青河車赤色曰赤河車又一名黃芽百樂天詩黃芽與紫車正謂
此之意耳

清溪道士唐葉法善有道術明皇贈以詩云清溪道士法善也人不
識上天下天鶴一隻洞門深鎖白雲閑滴露研硃點周易

交梨火棗晉許穆為護軍長史入華陽洞得道王母第二十女紫微
夫人常降教之後書與穆曰玉醴金漿交梨火棗飛騰藥也言玉

相雜交梨火棗此二藥若服之身輕即能飛空上騰也不比金丹已生君心中以君心猶荆棘
相雜荆棘相雜言其心不全是以二樹不見二樹交梨火棗也道心不

鬼之董狐記怪事者置子寶管病氣絕積日不冷寶雖死數日身尚熱後遂悟
死而復甦見天地間鬼神事如夢覺不自知死遂撰集古今神祇

然君當作洛陽
才子備述所以
使不安章夜半
前等

謝廷亮

顏淵商今再
世矣地下修文
即應知召我淳
夫代嗟三淳夫
胡遽然舍王生
去哉一旦千古
傷也奈何

天地神靈異人物變化名為搜神記以示劉惔惔曰卿指子寶可謂
之薰狐董狐古之良史也言子寶作搜神記乃如鬼神中之史官然

無鬼論阮瞻常作無鬼論阮瞻西晉忽有一客來至議論風生以為
有鬼風生言其速瞻以為無鬼爭論不已瞻言無鬼客道有鬼客

言吾即鬼也汝再何云於是不見
修文郎慰賢人死云地置蘇韶既死而甦甦醒弟節問地下事韶云

塚中談易置陸雲晡行之時也投宿故人家故人名是誰夜暗路迷忽

望草中有火光遂投之寄宿見一少年美丰姿共談老子及周易
老子乃道意深遠向曉辭去行十里許轉至故人家故人云此

十餘里無有人居雲意駭悟尋昨宿處乃王弼之塚也王弼註周易生

周季侯
花月妖不敢見
秋公而魏元忠
見怪不怪鬼且
稱爲忠厚長者
令親宅南多妖
足下須握筆鎮
之懷毋效女兒
子獨心焉生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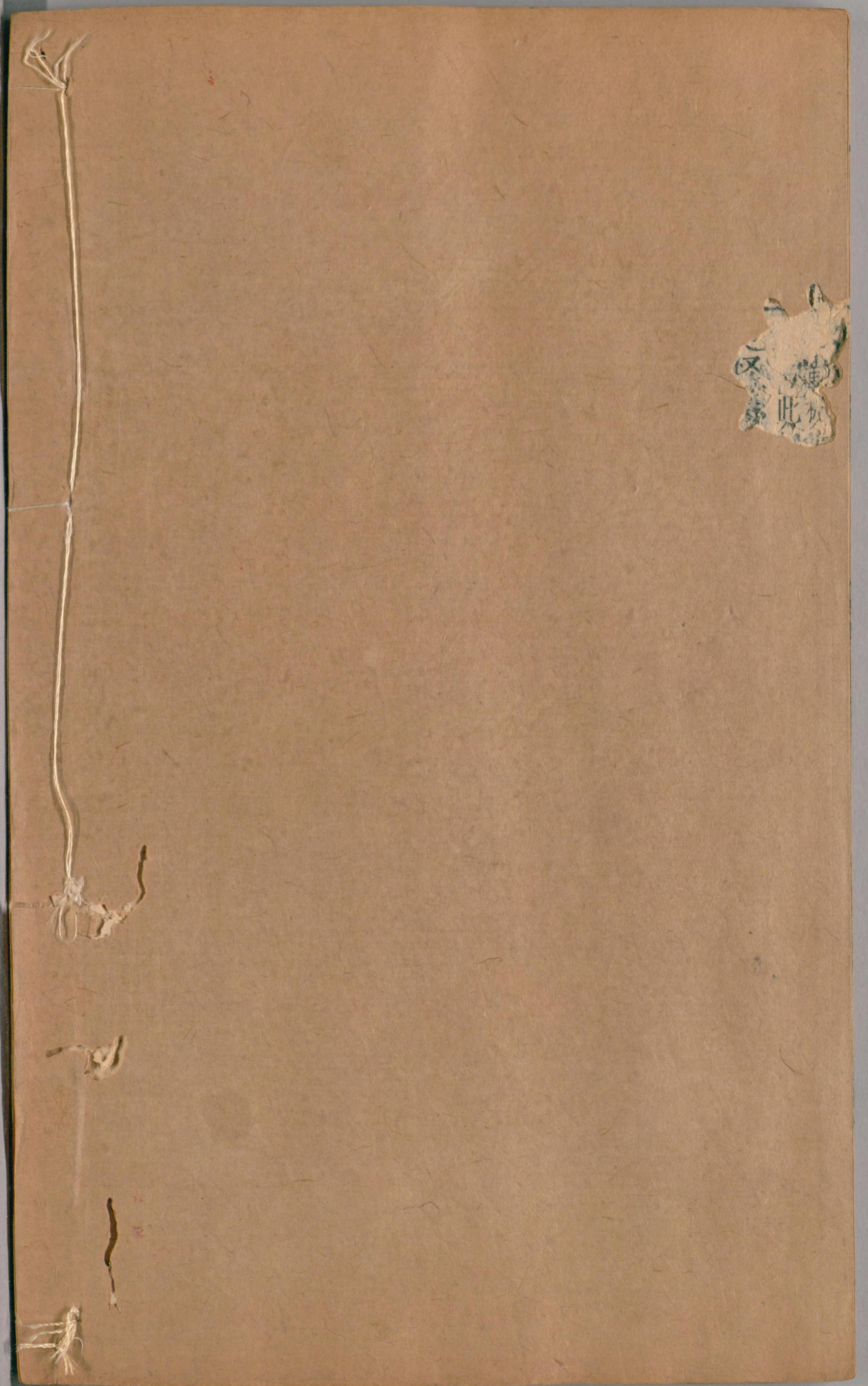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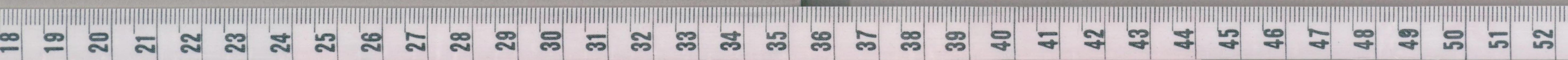
此書即雲本無玄學
此書之後玄學始進

見怪不怪宋魏元忠素正直寬厚不信邪鬼家有鬼嘗戲舞之公見
怪而不以爲怪也鬼敬服曰此寬厚長者可同常人玩之哉
按魏公未達時家貧獨一老婢猿爲看火婢驚白于公曰猿見
我少貧爲我炊爨耳又嘗呼蒼頭蒼頭未應犬代呼之公曰孝順
狗也能代我勞又獨坐有羣鼠拱之于前公曰汝輩飢欲求食耶
乃令飼之又夜有鷓鴣鳴于屋家人欲彈之公曰彼晝不見物故
夜飛此亦天地所有不可使南適越北走胡何須彈之哉一夕夜
半有婦女立于床前公曰能徙吾床于堂下乎婦女竟昇于庭下
公曰可復移堂中乎羣女乃復移床至堂中公曰能徙
吾床于街市乎羣女拜曰公忠厚長者亦有此云然

白眉故事卷之四終



302205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補註釋白眉故事6卷』 請求記号 032-Ky983zK

ガラス使用